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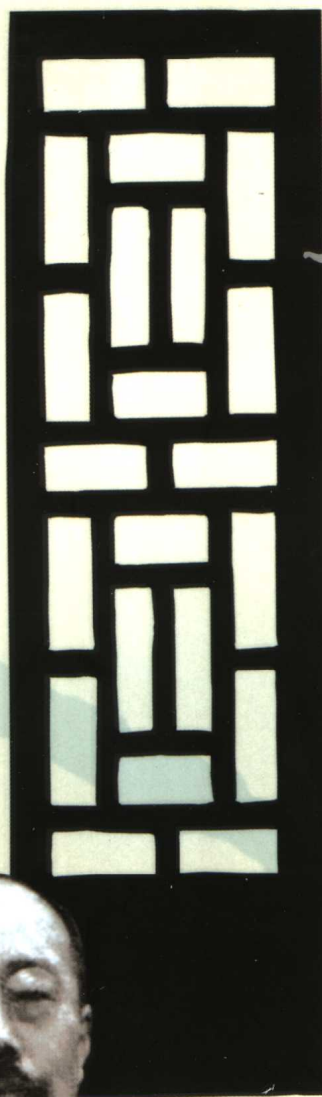
◎ 倪墨炎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苦雨斋

主人

周作人



◎ 倪墨炎

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主人周作人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苦雨斋主人周作人/倪墨炎著.

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3

ISBN 7-208-04732-4

I. 苦... II. 倪... III. 周作人(1885~1967)—生平事迹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9614 号

责任编辑 曹培雷

封面装帧 王晓阳

苦雨斋主人周作人

倪墨炎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6.75 插页 5 字数 423,000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,100

ISBN 7-208-04732-4/K·1015

定价 33.00 元

自序

周作人一生，有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辉煌时期，也有其对民族犯罪而跌入黑暗深渊的时期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。

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。他在文学理论、散文创作、诗歌创作等方面，作出了开创性的和奠基性的贡献。正是这些贡献，使他在现代文化史上有着光彩夺目的地位。在中国，他是“人的文学”的口号的提出者。他发表了《人的文学》等一系列论文。在总结新文学运动前十年的成绩的时候，胡适说：“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：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‘活的文学’，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‘人的文学’。”周作人的《人的文学》，“是一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”；“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，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，这个观念他叫做‘人的文学’”^①。周作人用白话文所写的散文，被誉为“美文”，很快获得了广大的读者。它显示了新文学的一个方面的实绩。胡适说：“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‘小

① 胡适：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》，《胡适文存二集》，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4 年版卷二 91 页。

品散文’。这一类的小品,用平淡的谈话,包藏着深刻的意味;有时很像笨拙,其实却是滑稽。这一类作品的成功,就可彻底打破那‘美文不能用白话’的迷信了。”^①郁达夫在总结新文学前十年的散文成就时说:“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,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。”^②周作人是以白话文写诗最早的诗人之一。他的《小河》等篇受到广泛的好评。朱自清在总结新文学前十年的诗歌创作时,认为“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,周启明氏简直不大用韵”,在诗歌形式上有突破和建树;而“周启明氏的《小河》长诗,便融景入情、融情入理”,在内容上也很值得肯定^③。胡适则说得更干脆:“周作人君的《小河》长诗”,“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”,“那样细密的观察,那样曲折的理想,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”^④。周作人在儿童文学、民俗学方面的贡献,也都有着开创和奠基的意义。新文学没有周作人,将会在它的辉煌中失去多少光泽,这是难以想像的。

杰出的文学家都是有其思想光芒的。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成就,是和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分不开的。他在提出“人的文学”同时,提出了“人的发现”。所谓“人的发现”,实际上也就是人权的发现。由人权主义而产生的自由、平等、民主,在长期处于封建统治的中国,在五四时期,是锐利的思想武器。妇女问题是对民主主义者思想深度的试金石。周作人是在我国最早提出“发现妇女”的人。他认为,妇女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制度问题,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放妇女。虽然,他当时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不完整的,甚至是不很科学的,但他已站在那个时代的思想的最前沿,是无可否定的。在他个人来说,他的思想已发展到了他所能达到的顶点。

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退潮,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,周作人的政治

-
- ① 胡适: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建设理论集》导言,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5 年版。
 - ② 郁达夫: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》导言,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5 年版。
 - ③ 朱自清: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诗集》导言,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5 年版。
 - ④ 胡适:《谈新诗》,《胡适文存》卷一,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1 年版第 234 页。



热情逐渐衰落,慢慢向隐士倾斜。这种思想境界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。他在1928年以后写的杂感随笔《闭户读书论》、《哑巴礼赞》、《麻醉礼赞》等,充分反映了他这种思想倾向。

周作人的复杂性,导致了对周作人的评价意见纷繁。而分歧意见最多的,是在1928至1938的这10年间。有人为他惋惜,惋惜他由战士而逐渐成为隐士;有人感到遗憾,遗憾再也不能读到他早年那样具有力度的散文、随笔、杂感和论作。但也有人对他称许的,认为这个时期的周作人,才显示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本色,他的文学创作才超脱了政治功利的负荷,写出了“真性情”。笔者在本书中,对这段时期的周作人的各种表现并不回避;虽是一家之言,但自信是客观的、公正的和真实的。

如果说新文化运动退潮后周作人的政治热情开始衰退,成了他人生第一次命运转折的话,那么从1939年起他接受华北汉奸临时政府委任,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长职务,并从此丧失民族气节,则是他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,这次转折永久地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人生命运。对于周作人从1939到1949年的担任伪职和坐牢的10年,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18年,文化界和学术界对有些事也有一些不同的评说,但分歧并不复杂。本书对周作人在这些年的表现,作了如实而详尽的介绍。

本书是在原作《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》一书基础上重新撰写而成,因此需费些笔墨向读者介绍一下原书出版后的情况,多少可以让读者知晓我重写此书的动机。原书1990年7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出版后,不但受到读者的欢迎—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印了三次,而且受到文化界广泛的关注。老师邵伯周写了《不美化,也不丑化》,发表于《鲁迅研究月刊》;陈丹晨写了《评〈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〉》,发表于《文学评论》;陈思和写了《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》,发表于香港大公报;当时在日本讲学的张铁荣写了《读〈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〉》,发表于日本出版的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》1990年第3

号,又发表于国内的《读书》杂志;江曾培写了《读〈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〉》,发表于《书林》杂志;杨剑龙写了《真实地勾勒历史人物》,发表于《上海鲁迅研究》第五辑。《文汇报读书周报》和《文学报》为此还发表了对我的专访文章。众多的评说几乎异口同声地讲:本书既不美化也不丑化,真实地勾勒了周作人这个历史人物。他们的评说和关爱,至今仍使我倍受鼓舞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鉴于此书出版后各方面的反响不错,我就寄了一本给胡乔木同志。怎么会想到要寄给胡乔木同志的呢?事情要稍微说得远一点。1985年秋,上海市编辑学会成立,创办会刊《编辑学刊》,理事们推举我兼任主编。在我国,最早提出要建立编辑学的是乔木同志。他在1982年就提出建立编辑学的问题,并建议有些大学可开设编辑专业。1984年7月,他就编辑学和编辑专业的问题,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了信。我就把他的信刊载在《编辑学刊》创刊号上。以后,我们的刊物每期都给他寄去。老实说,他一定很忙,全国又有那么多书刊,我们的刊物寄是寄了,他会不会看,实在很难说。不意,在1989年的一次关于叶圣陶的学术讨论会上,他竟提到了本刊。他在发言中说:上海的《编辑学刊》上曾介绍过叶圣陶一个人编《中学生》的事。其实,叶圣陶在编辑事业上的贡献,是超过他在文学事业上的贡献的。我们看到他这篇发言,很受鼓舞。乔木同志是看我们的刊物的,有的文章他还看得相当仔细呢,可见他在阅读上的平易近人。因此我在给他寄《编辑学刊》时附上我的一本新书,想来也不算是太唐突吧。

我所以寄本书给乔木同志,还有另一个原因。我听上海旧书店的朋友说:乔木同志在书店的栈房里,买去了不少周作人的书。书店的朋友还和我说起:两年前,当报上刊载《知堂集外文》出版的消息时,他要秘书打电话来,询问此书是哪里出版的,哪里可以买到。从这两件事使我觉得:乔木同志是比较关注周作人的著作的。或许,他会愿意看看我的这本关于周作人的书。我想,至少,让他知道有这么



一本关于周作人的书,也是好的。书寄去后,乔木同志不但认真地读了,还亲笔给我写了封不短的信,全文如下:

墨炎同志:

你去年秋天送给我的关于周作人的书,我最近才粗粗看完了。谢谢你的好意。现在略为说几句读后感。

你用了很大的苦功写成的书是值得看的。你搜集的资料很丰富,我看后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或不清楚知道的事。你也尽力做到有好说好,有坏说坏。你的努力没有白费。

我想说的一点意见是,你用的书名我觉得不很切当。周氏的一生似不宜用叛徒与隐士来概括,那只是他早期的自许。他后来的行事表明他只是民族的叛徒,也说不上是什么“隐士”,这个书名未免有些把他理想化了。第15节的题目和内容对不上号。第100节所说,恐是当时特殊条件下的特殊反应,后来他的言行并没有表现出思想的重大变化。

223页说斯威夫特的两篇作品“是说理文,但它却富于知识而且写得很生动”,大误。那两篇都是讽刺文,《育婴刍议》尤为沉痛辛辣尖锐。我想你写时恐未再看这两篇作品,否则当不至于把反话当作正话,况且译者加了不短的后记和前记。

后记中关于回忆录的一段话如果单独写一段杂文是可以的,说得也过分,放在后记里很觉枝蔓。

以上的意见未必中肯,写出来供你参考吧。不必为此表示特别感谢。

我看时感到关注的是周氏的三种未出版的译书。你既然比较了解情况,加上你在出版局工作,能否探听一下这些译稿的下落,有关出版社有何打算,上海的出版社能否承担某一、二种书的赔钱的出版?显然,这些书稿不应一辈子埋没掉。这事我因精力差不想直接过问了。

祝好

胡乔木

三月八日，九一年

读了这封信，我的心情不免有点激动，是不言而喻的。乔木同志对于周作人的一生及其著译，十分熟悉，他对周作人的评价，具有指导意义。这也是我公布乔木同志的信的重要原因。

鉴于原书问世后引起各方面广泛关注，得到全国广大读者的喜爱，因此事隔十多年后，我在不断听取各方面意见，进一步收集资料基础上，作了重新思考，删除了原作品中的不足，增加了许多新内容，并配置了图片，使之图文生辉，现在这样应算作是一本新书了，并赋予了新的书名。

倪墨炎

2003年5月25日

主人周作人



小引

周作人以叛徒与隐士自许。他在《〈泽泻集〉序》中说：“戈尔特堡批评葛理斯说，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隐士，这句话说得最妙；并不是我想援葛理斯以自重，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。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之前。”叛徒，是指旧社会、旧秩序、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传统的叛逆者；而隐士，却是脱离现实、回避社会矛盾、追求闲适生活的人。周作人自称集叛徒与隐士于一身。他是叛徒也是隐士。

周作人还自称他的灵魂里有两个鬼，指挥着他的言行：流氓鬼与绅士鬼。有时流氓鬼起着主导的作用，有时绅士鬼占了优势。两个鬼经常在他身上争吵、打架。周作人说：“我对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，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。”这和他以叛徒与隐士自许，是同样的意思。

周作人还自称是“在十字街头的塔里”。他“在十字街头”，表示他在现实之中，在社会之中，在民众之中；但他又在“塔里”，意味着他又脱离现实，脱离社会，脱离民众。这也就是说：他既是叛徒又是隐士。

周作人多次自述的世界观中的矛盾状况，是诚实的。早在青年时期，他就是民主主义革命者，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。他的《人的文学》等论文和诗歌、散文等创作，都曾有力地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。他又是探求国家前途的寻路者。他接受社会主义思想，他向往“各尽所能，按需分配”的社会制度，他拟去苏联考察，他宣传日本空想社会主义者们“试验”的“新村”，他英勇地反帝反封建。这一切都是他作为叛徒的风采。这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顶峰期。1920年代中期以后，他隐士的一面逐渐上升。正当鲁迅创作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诗歌和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取得辉煌成绩的时期，他却鼓吹“文艺无用论”，提倡闲适和趣味的“性灵小品”，乃至宣传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。抗战初期，他丧失民族气节，成了汉奸。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阳光下，他生活了18年，多少做了一些于人民有益的工作，但已无可挽回他的“千古之恨”。他的一生的是大非，几乎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“盖棺论定”了。

然而，周作人的一生，也留下了不少发人深思和逗人兴趣的问题，例如，当年毛泽东何以没有访问鲁迅却访问了他？周恩来等人创办的觉悟社，何以请他去天津演讲？毛泽东、周恩来两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，早年都和他有过直接的接触，难道出诸偶然？鲁迅、周作人兄弟之情断裂，实情如何？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刺，到底是谁搞的鬼？周作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怎么一枪就会使他屈膝投降，还是另有缘故？他出任伪督办，据说当时在北京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事先有过商量，有人前去劝进，真相如何？他既失足了，何以救助一个又一个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士？被救助的共产党人，为何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出来为他说一句话？汪精卫为何对他大为赏识？既然赏识，何以又会被赶下督办的宝座？日本军国主义御用文人为何痛斥他为“反动作家”？抗战胜利后，他为何提出要去解放区，并派人前去探路，是异想天开，还是别有原因？他在法庭上怎样为自己辩护，又有哪些人出庭作证？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既然被剥夺政治权



利,何以又能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些会? ……

本书力图以科学的态度,对周作人这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的一生进行解剖,同时严格按照史实回答人们的种种疑窦。

本书以随笔散文的形式写作,力避皇皇大论的架势,注意可读性、趣味性,为求更多的读者。我想读者是会赞同我的做法的。

是为小引。

倪墨炎

1989年12月12日本书付型之时

2003年1月30日修订完成时刻

目录

自序 ●001

小引 ●001

第一章 与秀才和流氓擦肩而过 (1885—1906)

1. 和尚转世 ●001
2. 家庭变故 ●004
3. 农村避难 ●008
4. 读书生活 ●011
5. 秀才和流氓都没有当成 ●015
6. 进了南京新学堂 ●017
7. 第一本书 ●022
8. 创作小说 ●026

第二章 东瀛留学做了日本女婿 (1906—1911)

- 9. 到了日本 ●031
- 10. 学习多种外文 ●034
- 11. 筹办《新生》 ●036
- 12. 硕果累累的翻译活动 ●038
- 13. 《域外小说集》 ●043
- 14. 发表长篇论文 ●048
- 15. 参加留学生活动 ●053
- 16. 做了日本女婿 ●055

第三章 在辛亥风云变幻的日子里 (1911—1917)

- 17. 在辛亥风云中 ●061
- 18. 当了绍兴教育会长 ●067
- 19. 短篇小说《江村夜话》 ●073
- 20. 从事儿童学研究 ●075



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的骁将

(1917—1923)

21. 进了北京大学 ●078
22. 遇上张勋复辟 ●080
23. 加入《新青年》行列 ●083
24. 《每周评论》的一员 ●086
25. 《人的文学》 ●090
26. 女性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 ●094
27. 新诗创作 ●098
28. 五四运动前后 ●103
29. 新村会员 ●107
30. 天津觉悟社邀请演讲 ●113
31. 全家移居八道湾 ●116
32. 新潮社主任编辑 ●118
33. 工读互助活动和建立新村支部 ●123
34. 文学研究会发起人 ●128
35. 在《新青年》内部分歧中 ●131
36. 病中的诗 ●136
37. 山居的心境 ●141
38. 美文 ●144
39. 情笃爱罗先珂 ●147
40. 学生冰心、许地山、俞平伯…… ●153
41. 兄弟之情断裂 ●156
42. 情断以后 ●162

第五章 十字街头的塔里的叛徒和隐士 (1923—1929)

- 43. 《自己的园地》 ●169
- 44. 创办《语丝》 ●174
- 45. 在“非宗教”争论的潮流中 ●178
- 46. 热心民俗学 ●185
- 47. 支持女学生的斗争 ●190
- 48. 舆论上的支持 ●197
- 49. 面对五卅运动 ●200
- 50. 在十字街头的塔里 ●202
- 51. 关于“费厄泼赖” ●204
- 52. 并非闲话的争论 ●207
- 53. 与蔡元培商榷 ●214
- 54. 在“三一八”斗争中 ●216
- 55. 继续抨击“正人君子” ●221
- 56. 《雨天的书》 ●225
- 57. 《陀螺》和《狂言十番》 ●230
- 58. 译作四种 ●232
- 59. 任中日教育会会长 ●237
- 60. 爱日本,更爱中国 ●239
- 61. 办《骆驼》 ●244
- 62. 女师大的命运 ●246
- 63. 悼念李大钊 ●249
- 64. 斥《顺天时报》 ●252



- 65. 抨击国民党“清党” ●254
- 66. 《语丝》被禁 ●259
- 67. 《泽泻集》 ●262
- 68. 谈龙和谈虎 ●265
- 69. 受到“左”的围攻 ●269
- 70. 消沉 ●273
- 71. 編集旧作成新书 ●275

第六章 从鼓吹“文学无用”到提倡“性灵小品”

(1930—1937)

- 72. 创刊《骆驼草》 ●279
- 73. 《艺术与生活》 ●282
- 74. 答问和希腊神话 ●284
- 75. 重视儿童文学 ●289
- 76. “文艺无用”与“性灵小品” ●294
- 77. 与胡适复交 ●301
- 78. 坐看云起时 ●305
- 79. 为李大钊后事奔走 ●310
- 80. 五十自寿诗 ●315
- 81. 去日本探亲 ●322
- 82. 刘半农逝世前后 ●324
- 83. 《夜读抄》 ●327
- 84. 苦茶与苦竹 ●330
- 85. 与鲁迅的争论 ●335
- 86. 鲁迅逝世之后 ●342